

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

保存我国优秀古代典籍，培育中华文化的传人，使文明薪火代代相传，发挥继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是国家图书馆神圣而重要的使命。早在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时代，我馆就致力于大众教育与服务，曾在近二十个地点广设借阅处，为最多数的民众提供学习的渠道和机会；而全球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更促使我们加快知识有效传播、积累和评论的进程。为此，我馆善本特藏部暨经典文化推广中心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全国高校古委会的积极支持下，举办“中国典籍与文化”星期日系列讲座。本讲座利用我馆善本特藏部与学术界的广泛联系，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莅馆开讲，深入浅出地讲授他们毕生研究的菁华。与此相配合，我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将积极寻求合作伙伴，努力拓展宣传渠道，开发相关文化产品，树立精良的文化品牌。

目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两讲，分别为俄罗斯科学院通信院士李福清主讲《李福清汉学研究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史金波主讲《西夏文献探秘》，生动的讲演，精彩的展品，使听众大开眼界，受益匪浅。希望大家密切关注，并随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88545593 萨仁高娃

汉学研究五十年

李福清 (R. RIFTIN) 先生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他的讲座回顾并总结了自己五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之路。

李福清先生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期间就对中国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而与其他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是，李福清先生对于中国民间文学的兴趣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来自于远赴甘肃、陕西的民间采风来自于俄罗斯乡间的中国移民，从操着山西地方口音的艺人讲唱中，李福清先生领略到了中国民间文学的伟大魅力。在俄罗斯科学院的研究生涯中，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特征、文学手法、叙事结构及其与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后与蒙古学者及说唱艺人合作，比较研究蒙古民间说唱艺术和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近年又与台湾研究机构合作，整理、研究了台湾土著居民的语言资料和民间传说，作出了杰出的成就。

李福清先生多年来辗转俄国和欧洲各图书馆，寻找稀见中国善本古籍，他发现的列藏本《石头记》、清刻《聊斋志异图》、清嘉庆间刻《红楼梦图》等都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

近年，他又转而研究海外收藏的中国年画，发掘其中的中国民间故事素材。李福清先生的多种著作已翻译成中文，如《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尹锡康、田大畏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汉文古小说论衡》（陈周昌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他还编选了《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苏联阿芙乐尔出版社，1990年，佟景韩译，人民美术出版社）。

西夏文献探秘

为迎接世界印刷大会，国家图书馆经典文化推广中心特邀请西夏文献专家史金波先生做专题报告，并展示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珍品。

史金波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顾问、博士生导师。参加《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工作，担任主编。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物》（合作）、《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等15种，论文120余篇。

西夏是十一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主体民族是党项羌。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赵元昊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世称西夏。辖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部地区。西夏共历十帝，享国一百九十年，先后与宋辽、宋金鼎立，在中国中古时期形成复杂而微妙的新“三国”局面。

西夏王朝文化发达，立国前夕创立自己的文字，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西夏注重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特别是汉族和藏族文化。境内汉文、西夏文、藏文并行。西夏统治者既提倡儒学，又弘扬佛教。独具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是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一章。

公元1127年，西夏陷落于蒙古的铁骑之下，为报复西夏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队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大批西夏文献、文物遭到毁损。元、明时期，党项羌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而消亡，西夏文也因不再使用，而成为死文字。

十九世纪初，中国学者张澍首先在武威清应寺发现西夏文、汉文合璧的凉州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列强环视，当时的一些外国“探险家”、“考察队”、“探险队”纷至沓来，中国大批珍贵文物文献相继流失海外，保存西夏文明的黑水城也未能幸免。

黑水城是西夏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十四世纪因黑水河改道北流，黑水城被沙漠吞噬，成为无人居住的死城。早在十九世纪，有着神秘传说的黑水城即引起外国探险家的注视。1909年俄国的科兹洛夫探

险队在一座佛塔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物、文献，捆载而归，文献资料存放在当时的圣彼得堡亚洲民族博物馆，即今天的俄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文物存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14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步科兹洛夫的后尘，在黑水城收获不少，所掠文献现收藏在大英图书馆。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途径此地时，黄文弼发掘出一批文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此进行多次考察，发掘出不少文物、文献。

黑水城文献以西夏文数量最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汉文次之，不足百分之十，也有零星的藏文、蒙古文、回鹘文文献。西夏文文献就其内容可分为五类：

（一）语言文字类：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西夏文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对研究西夏文无疑是至为珍贵的资料。

（二）历史法律类：西夏王朝有着完备的法律体系，然而汉文史料失于记载，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却保存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最为著名的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原为20卷，今存19卷，1300多页，是我国古代继印行《宋刑统》后又一部公开刻印颁行的王朝法典，也是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它吸收了唐、宋律的精华，并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非常接近现代法律条文形式。

（三）文学类：西夏文学作品传世极少，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数十首诗歌，反映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羌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

（四）古籍译文类：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都有西夏文译本。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通过翻译整理补充，能使这一失传千载的古籍重现原貌。

（五）佛教经典类：西夏统治者信奉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有的译自藏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撰的文献，是研究西夏佛教史，乃至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西夏王朝重视刻印事业，政府机构专门设置刻字司，黑水城文献中即有刻字司的作品。西夏文佛经前的版画，刀法娴熟，印制精美，场面恢弘，风格独特。西夏文文献版式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的盈尺，小的仅寸余。其装帧方式有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从中可以揭示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发展演变的历史。